

伏波岭与敬爱伟人

姜玉成

我这人一辈子爱读毛主席的书，爱看与毛主席有关的电影，爱去毛主席的故居参观，凡有机会到北京，总要去瞻仰毛主席的遗容。总之，我喜欢有关伟人毛泽东的一切。说来也是缘分，我对伟大领袖敬爱之情，还要从溁口老街的伏波岭说起。

最先听说溁口老街，还是在乡村上小学的时候，只知道在距自己家好远好远的地方有这么一条半边街，街边有个伏波岭。在农村上完中学以后，响应县政府号召，参加了当年的溁口水电站的建设，虽然因不幸生了一场小病，只在电站建设工地上待了几天时间，但我却有幸和当时生产队里的几个同是来修电站的儿时玩伴们一起逛了一趟溁口老街，不过那时的老街比现在要显得完整一些，很多民居建筑也没有被破坏，“无店一条街——半边街，无燕一个窝——燕窝里，无水一座桥——接龙桥”的传说也是在那时听居于此处的老人说起的，而且还知道“接龙桥”三个字，是由湘军水师统领彭玉麟所提。但当时却没有过多地关注伏波岭，甚至都没有参观伏波庙。

1981年，我参加了工作，虽然被分配在距县城30公里开外的醴陵乡（现属荷塘区仙霞镇，编者注），但也还常来溁口，总免不了要到老街转一转。这时候，到老街去最多的地方就是伏波岭了。因为我高中毕业那年的九月九日，正是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日子，山河默哀，举国悲痛。从小就知道伏波岭是毛泽东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时活动过的地方。因此，那时那刻，更心挂念着伏波岭了，故每次到溁口总免不了要到伏波岭参观。伏波岭南临溁江，前有石崖壁立，下临深潭，北靠半边街，地势高低有错。建筑古香古色，红墙青瓦，画阁雕栏。几十年来，我敬爱伟人的一切，这最朴素的情感和最真挚的愿景，就是从伏波岭开始。

自读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起，我就爱上了读毛主席著作。初中到高中的时候，我读完了《毛泽东选集》1至4卷，并且也做了不少的眉批和心得日记。无疑，毛主席的著作和毛泽东思想对自己的世界观的形成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每次有机会到北京，我一定会去毛主席纪念馆瞻仰伟大领袖的遗容，缅怀伟大领袖的功绩，以传承伟大领袖的思想。见到安卧在水晶棺中的毛主席遗容，几十岁的人了，竟还禁不住热泪盈眶。

就在今年元月上旬，我和家人还去了韶山铜像广场，并向毛泽东铜像敬献了花篮。还参观了毛主席生平事迹展览馆，拜谒了毛氏祖祠，游览了神秘的滴水洞，这一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举动，似乎了却了我牛年的最后一桩心愿。

元月中旬，我发现新华书店到了一套最新出版的《实录毛泽东》，我赶紧买了全套。以利自己更加全面地学习毛泽东的方方面面，不断锤炼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早几日晚饭后，老友儿人又相约到伏波岭走了一遭，不免又想起了自己当年在共青团株洲县委工作的时候，团委经常组织青少年到伏波岭开展活动——如组织团员青年参观伏波庙，体验和感受1926年溁江两岸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分享马援大将军率千军万马屯兵溁口的历史典故；细说昔日接龙桥前船来舟往、商贾如云的繁荣景象；凭吊十九人推的民族先烈等等。这些活动，既使青少年受到了理想和传统教育，也使自己的思想和灵魂得到了升华。

如今，我已由当年到溁口的青涩少年变成了青丝中白发日增的退休老头，但逛溁口老街，看伏波庙的习惯和传统依然初心不改。

到此，本文本可以“杀青”了，但又忍不住想说点其他的。每次置身溁口老街和伏波岭，总是欣喜之中又有些许惶恐和遗憾。虽然溁口老街干净了，整洁了，而且拔地而起的新楼盘也日益增加，新建的溁口二桥跨街而过，甚是雄伟，但总觉得有一些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的老房子在岁月的流逝中而流失，改的改、毁的毁、拆的拆，甚至还有倒塌多年而无人过问的，实在有些无奈和可惜。真希望有关部门出来作为一番，高度重视溁口老街在建筑、人文和历史方面的文物保护，尤其是站在保护文物、优化环境、发展文旅产业的高度上，规划长远，管控现状，从修旧如旧的方面着手，使这条闻名遐迩的半边街焕发出蓬勃发展的生机，又保留其厚重的溁湘文化韵味。更希望伏波庙这一毛泽东同志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旧址得以更好的保护、完善、提炼和升华，使其熏陶、教育、宣传和传承的作用得以更有效地发挥。

溁口老街尤其是伏波岭永远是我不能忘却的地方。老街，愿你永远年轻，永远充满活力；伏波岭，愿你永远波澜壮阔，永远昂首向前！



伏波岭上的伏波庙，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曾在此召开工农各界骨干座谈会



静谧的溁口老街一角



彭玉麟题名的接龙桥，桥面现已铺上沥青



责任编辑:郭亮 美术编辑:王玺 校对:张武

时光

SHIGUANG 千金药业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协办



旧事

水车

曾治平

走外婆家的路上，可以观赏水车，所以常常盼望去看外婆。其实，水车就在村南的溁水河边，但是，童年时总以为是遥远的远方。

跟着一大帮子人去外婆家拜年，寒冷的天气，路上结着冰，稍不注意，就是一个趔趄，倒在地上，甚至滚落到渠道下的水沟里。我们像企鹅一样，恭恭敬敬地站在渠道的闸门口上，哆嗦着身子，眺望水车。车架冰凌凌的，银光闪闪，水车一副众人皆冻我独傲的霸气，不停地车水，搅起一丛丛蓝蓝的水汽。水车的敬业与勤劳，深深地印在我心里。

母亲回娘家时，大地莺飞草长。在好奇心驱使下，我们像小鸟一样，飞向水车。水车立在生长着长长的青草和野花丛中，虫鸟飞舞。阳光下，水花如万花筒，变幻出赤橙黄绿青蓝紫的颜色。水车像纺车，我仿佛看见祖母坐在旁边，辛勤地摇着，纺出万紫千红的长长布匹。水车“吱吱呀呀”地唱歌，美妙动听。望着听着，忘了赶路，母亲催着才恋恋不舍地动步。

炎炎午后，母亲要我们送一条柴鱼给外婆吃。我们用草绳拴在鱼嘴里，担心鱼干死，母亲叮嘱我们一路上记得把鱼放在水里，让它喝几口水。开始，鱼提在手里，使劲地摇头摆尾，鱼尾拍得我踉踉跄跄。渐渐地不动了，毒辣的太阳晒得鱼皮起了鸡皮疙瘩，我以为它死了。到了水车处，我想把它放在水下冲凉，鱼一闻水声，觉得逃生的机会到了，拼命地一摆身体，脱离了手，迅速地溜跑了，钻进水草下的岩石里，无影无踪。真是好心没好报，半路丢了一条鱼。

夏天到了，河水很深，不敢跟着大孩子贸然下河，我们赤裸着身子站在水车下，让水稀里哗啦地倾倒在身上。我们用网接在水下，五颜六色的鱼崽仔落入网兜，倒入桶里，回家用油炸了，香嫩可口。陌生货郎路过，口含的炸鱼香，带到一村又一村里，传说愈传愈香愈久。

在梅雨季节的一个下午，大雨磅礴，河水浊浪滚滚。村里一个老渔民用竹杠架起渔网，放入水车旁的河里网鱼。一会儿，他感觉有东西在网上重重地撞击，他用尽力气，迅速往水面上拉，网浮出了水面，一条黑黑的鱼哗哗地掀起水花，老人脚蹬在石头上，身子向后倒，渔网离开了水面，他拼命地一扯，渔网借助大风，落在草地上，一条四五十斤重的青鱼，蹦起一米多高，他奋不顾身地扑上去，压在鱼身上，用食指扣住了鱼嘴，一手抱住了鱼身，鱼卷起尾巴，把老人掀翻，双方在地上翻滚着，扭打在一起，卷到了河边。老人年轻时，学了几套拳术，手脚还灵敏，眼看就要落入河里，葬身鱼腹，老人临危不惧，一手抓住水车的脚，一手死死扣住鱼腮，鱼拼命扭摆身子，掀起的水浪把高，鱼尾狠狠地打在老人的头上，老人眼冒金花，鱼挣脱了老人的手，跑了，留下一根血淋淋的腿骨，老人蹒跚着脚，长叹不已。暮色苍茫收网时，鱼篓空空如也。他带了那根鱼骨，怅然若失地回家。从此以后，他衰老了许多，不能下河捕鱼了，只是逢人便说：“水车边，那条青鱼真大，可惜跑了，骨头还在我手里。”照例他要从裤兜里掏出那根血已干的鱼骨，以此证明他确实捕到了一条大鱼。没几年，老人带着这根鱼骨逝世，但是这个凄惨的故事一直流传至今。

春夏秋冬，水车不紧不慢地转着，灌溉农田。望着青青禾苗转眼变成了金灿灿的稻谷，农人皱巴巴的脸儿笑了，小芹的心也乐了。水车见证了小芹与小芹两小无猜的成长、情窦初开的羞涩和纯真美好的恋情，这对年轻人计划秋收后走进婚姻的殿堂。一天，小芹正在田里干农活，听见征兵广播。他锄头一丢，直奔村部报了名，参了军。启程的日子，小芹依依不舍，走到闸门口，小芹指着水车说：“你就是那个水车，永远在我心里转动。”小芹挥别了恋人，小芹的心儿跟着水车欢快地转着，唱着古老的歌谣，鸿雁传书中，幸福的涟漪荡漾在两人心里。结婚后，小芹随了小芹，去了边疆。风风雨雨几十年，水车老了，倒了，但在这对伉俪心里，水车一直在转动，幸福的涟漪欢快地荡漾。

从沉沦到新生 人生就是一场自我救赎

旷昆红

讲述

人物简介:阿达(化名),男,80后,天元区雷打石镇人。曾经很长一段时间,他是戒不掉毒品的“瘾君子”,父母伤透了心却无计可施,妻子也离他而去。如今,他成了单位的“能手”“骨干”,脏活累活,他都愿意干。并且,他再婚了,拥有了一个温馨的家庭。

进门处,停放着一台小轿车;院子的角落里,10多盆多肉长势喜人;客厅墙上,贴着几张孩子获奖的崭新的奖状,这就是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幸福模样。这样的生活,在四五年前,阿达可是不敢想象的。从年少时不小心染上毒瘾,沉沦近20年,到幡然醒悟,艰难戒毒,把自己重新拉回到普通人的生活轨迹。他坦言,“人生就是一场自我救赎,总算醒悟得还不算太晚。”

沉沦

阿达是在船上长大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轮渡还是湘江沿岸村民出行的主要方式,阿达父母起早贪黑驾驶轮渡养活一大家子,这是个辛苦活儿,因此,他们也不再精力好好管教儿子阿达。阿达小时候,父母只觉得这是男孩的顽皮天性,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阿达已经快要小学毕业。

阿达不肯继续学业,实在读不进;他也不想留在乡下种地,太辛苦;学一门手艺,挣钱太

慢;跟着父母驾渡,太枯燥。很长一段时间,阿达就是混,哪里挣钱容易,哪里就快钱,阿达就去凑一凑,赚了一些钱,也交到了一些“朋友”。一起玩乐时,这些“朋友”会带来一些“新玩意”。

“好东西,试一试。”几个熟人,还能害你?”……

阿达没有太多分辨是非的能力,大家吸,他也吸,第一次、第二次,从此,他爱上了K粉、摇头丸,沦为毒品的奴隶。

随着吸毒开销越来越大,挣的钱很快花掉,为筹毒资,他一度甚至以贩养吸。对此,父母唉声叹气,妻子无法忍受一个“瘾君子”“毒贩子”,选择了离婚。

缠斗

十几年来,阿达受到过打击惩戒,也尝试过戒毒,就像是一场与魔鬼的缠斗,来来回回斗了很多回合,彼此轮流占上风。

同村民小组的组长建哥看着阿达长大,发现他一年到头无所事事,“他人脑瓜子活,是个好苗子,不走正道太可惜了。”他总还是想把阿达拉上正轨,只要逮住机会,就会不厌其烦地对阿达做思想工作。

这些开导,阿达听了很感动,也有所触动,但惯性的力量太大,而且阿达的圈子几乎都是吸毒的,没有哪个正常人愿意与他深入接触。好几次,在规矩了一段时间后,阿达和那些朋友又混到一起去。

真正让他触动的,是姐姐的泪水。

染上毒瘾的那些年,阿达回家次数有限,在家待的时间很短。那一次在家,毒瘾难忍,他偷偷在家吸毒,不巧被姐姐撞见。姐姐什么话都没有说,四目相对时,阿达看见姐姐的眼泪一下子涌出了眼眶,那种失望,透着寒气,深深刺痛了他。再看着日渐衰老的父母和长大的儿子,他终于意识到,人生再也不能在这么稀里糊涂地荒唐掉,他走上了一条自我救赎的道路。

新生

2018年前后,村委会多方联系,给阿达介绍了一份工作,对于散漫了多年的阿达来说,这是一个新挑战。在这里,上下班需要打卡,请假要说明,生产紧张时,上厕所也要跑着去,收入还不如之前“搞空路”来得那么快、那么爽……可是阿达知道,他绝对不能再到过去了。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zzzrbsg@163.com

